

豫章叢書

第二三冊

四書經疑貫通卷五

孟子首言亦有仁義而已矣一書之中以義配
仁至言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以義配道無義
無命則以義配命進以禮舉以義則以義配禮
尊德樂義以義配德理也義也以義配理其不
同何歟

仁義二者固人道之大端仁而非義則傷於流義而
非仁則傷於忍然世之人能卓然自立者不一二而
隨俗雅化者常千百以其不知有義故也故君子之
行也則義以方外其施於事也義以爲質而不敢須

與離焉然後能不爲世利之所搖動不爲嗜欲之所
驅役而動容周旋泛應酬酢自然不出乎規矩準繩
之外孟子之言所以或以義配仁或以義配道或以
義配禮或以配德或以配理所以見義之爲道無所
不在而君子之於義當不可須臾舍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
無餘之辭孝弟之心人所同有果足以盡堯舜
之道歟夫子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又以爲士之
次何歟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又以事親
從兄分屬仁義又何歟

孝親爲仁敬長爲義二者根於人性之自然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於孝弟之外而他有所謂道哉人能擴而充之親親以及人之親長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邦終于四海是亦堯舜而已若其孝弟之僅見稱於宗族鄉黨焉是則士之次者耳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是言仁而義在其中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是指仁性之發見而切近精實者

孟子言誠淫邪遁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闢揚墨則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何歟或先之以誠淫邪遁之辭或終之以邪說誠行淫辭又何歟

孟子所論誠淫邪遁於知言好辨章凡兩見之其實皆爲楊墨異端而發也孟子有意於著書以明道故先後復出錯綜以成文非有它義也或者見其先後顛倒而謂其各有所謂者錯矣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與博學詳說反說約之旨同歟

深造自得本乎體認之精博學詳說本乎講貫之熟
體認透徹故不假言語而自然默會其理於心講貫
該洽故可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所謂反說約者昔
也千言萬語無以盡其形容及其貫通則一言足以
得其要領猶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之類是
也兩章各自發明一義亦以互相足也

墨氏兼愛孟子闢之詳矣觀孟子曰人之於身
也兼所愛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非
兼愛而何

墨氏兼愛者謂視其至親無以異於衆人仁者以所

愛及所不愛則行之必有漸次施之必有等差如親親而及於仁民仁民而及於愛物雖同一愛之心而其間自有輕重厚薄是未可以爲墨氏之兼愛也夫愛而施之於人則有所擇無所擇則謂之兼愛若其施之於身則豈有所擇哉而何惡於兼愛也

孟子曰仁之端曰惻隱義之端曰羞惡禮之端曰辭讓智之端曰是非仁義禮知並立而爲四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惟仁義並而爲二禮之實則曰節文斯二者言知之實則曰知斯三者弗去是也其對待不同何

歟一則言端一則言實又何歟

人之性細分之則有四觀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發而可見究其大分則不出乎仁義二者卽其孩提之童皆知愛親敬長而可知自其萌動之初言之則謂之端就其行事之切實言之則謂之實

孟子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又言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中庸稱舜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旨同否

舜之所以爲大而不可及者以其能取諸人以爲善

耳好問好察邇言執兩端而用其中可以見其取人爲善之實聞善言見善行沛然決江河而莫能禦可以見其取人爲善之容三者而並觀則舜之善與人同者可識矣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九一專舉文王十一合三代言之何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則又以野與國爲九一十一之分何歟

九一者井田之制什一者三代取民之常井田大備

於周故於文王言九一至於計其取民之實則三代皆不過什賦其一耳故夏之貢商之助周之徹其實皆十一焉然周人之徹合貢助而用之貢法用於國中故云國中十一使自賦助法施之於野故云請野九一而助夫自井田形體觀之則公取百畝而八家各私百畝是爲九賦其一自一夫受田百畝通實耕公田十畝計之則又何常非十取其一哉故曰夏之貢商之助其實皆十一也

孟子稱伯夷聖之清而夫子以不念舊惡許之孟子稱柳下惠爲聖之和而又以不以三公易

其介言之何歟

伯夷不念舊惡而不害其爲聖之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而不害其爲聖之和

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謂大丈夫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一則以仁義禮並言一則言行義而不及禮豈大人與大丈夫有間歟仁義爲人道之大端禮特節文斯二者而已世固未有居仁由義而所處有非禮亦未有能備大人之德而不足稱大丈夫者但謂之大丈夫則對妾婦而言謂之大人對衆人而言耳

公都子好辨章言堯舜禹之抑洪水武王周公之甯百姓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邪說而不及湯文離婁篇言舜由仁義行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終於孟子私淑諸人而不及堯末篇言堯舜禹湯文王孔子見之聞之之異而不及武王周公豈有說歟

孟子答公都子好辨章歷序羣聖之功而終之以已之闢邪說於離婁篇歷序羣聖之德而終之以已之私淑諸人末篇歷序羣聖道統之傳而終之以自任之重有不得辭者三章語雖不同而大意則皆因似

其間所叙羣聖或詳或略則亦彼此互見而非有所去取於其間也

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又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又曰是乃仁術也其所言如何

仁心謂有愛人之心仁聞謂愛人之聲聞於人仁言則仁厚之言仁術則行仁之術是蓋有所指不可比而同至於仁聲卽所謂仁聞也

孟子以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爲舜之大孝中庸以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

之子孫保之爲舜之大孝其不同何歟

常人之孝則悅於親而已而舜之孝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其爲孝豈衆人所能及哉謂之大孝宜矣然孝者百行之原非特順乎親而已舜之德爲聖人是能不虧其行以辱其親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是能以天下養其親上則宗廟享之是能推愛親之心以追崇乎其先下則子孫保之是能廣愛親之心以垂裕乎其後不謂之大孝可乎觀夫子以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爲非孝則所謂孝者豈其飲食供養父母爲哉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將無同歟

無不善者性也無善者非性也可以爲善者性也而不可以爲善者非性也蓋凡爲不善者皆汨於氣稟濁惡而然非性之本然也告子不知性之本然又不知其混於氣質但見人之所爲有善有惡故以爲皆出於性非也孔子言性相近亦非言性之本然但其雜於氣質者言之故云相近如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謂其相近可也及其長也有累數譯而

不能相通者習使然也然就其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所能移者上智下愚是也此皆性爲氣稟所拘而然故云氣質之性若告子則既不知性亦不識所謂氣但暗想而臆度之耳豈可以夫子之言性者例論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曰性猶湍水也曰生之謂性曰食色性也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是固荀揚佛氏蘇胡言性之說矣而先儒或謂之近或謂之略相似抑有說歟

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

性之所有而成於脩故云楊子善惡混之說佛氏以作用爲性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持足之趨走卽所以爲性告子生之謂性指人之活動而能知覺運動者爲性言未嘗直指作用爲性故云與佛氏之說大略相似

有天民者有大人者先儒謂天民猶有意大人則無意無必論語之惟我與爾有是夫先儒謂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子路雖非有欲心者未能無固必也其說同歟

天民必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不肯小用故未能無